

吐

吐

吟

咄咄吟卷下

木居士著

鐵錯何堪鑄六州譁傳新令下江頭早知殺賊翻加罪
誤抱雄心赴國讐

浙撫劉韻珂堅持和議兵敗後將軍亦以其議爲是
凡事必咨商而後行初將軍進兵時懸賞格於軍門
有能生擒夷酋喋喋等者賞銀一萬兩其餘無名
白夷二百兩黑夷一百兩鄉勇貪得賞銀往往設法
縛致之而韻珂恐多費賞銀將來無以爲賄和之資
遂勒令鄉勇呈繳器械逐回原籍并欲修好於暎夷
與將軍會銜出示中有無知之人擅殺夷商等語文

參贊見而憤曰吾等奉 命進剿何得云擅殺行文詰問韻珂無以答不得已收回告示而和議又不決矣

礁伏沙浮百險橫乘潮水戰要分明亞班識得黃盤線放出艨艟走幾更

知州王用賓承辦定海東路事宜初與張應雲相約同日開兵旋以所調北方兵勇一登海船便頭暈目眩不能水戰遂令參將池建功梁耀堂崇明知縣熊傳栗陽湖知縣王德茂巡檢王敷政典史謝綸恩等召募水勇七千五百七十五人旋又以所募多崇明川沙海門金山人熟於蘇洋而不熟於浙洋蓋走海

者最患沙礁故走潮走風皆有一定更次不容錯一線固非積年舵工莫知其細且以戰艦之久廢也又令同知韋逢甲知縣胡培荃通判韓印海理問鄧岳祥等急雇閩廣鵬船冬船蛋船叭喇唬船遼東沙船凡二百七十六隻派鄭鼎臣等分隊出洋趕赴定海以應正月二十九日之期卒以潮信不便未能如期而至亞班海船舵師名

一軍編素擁奇男戰艦橫排乍浦南記取補陀洋外捷
壬寅三月初三

鹽大使鄭鼎臣等帶領水勇進剿定海喚夷旋以潮信失期又聞寧鎮二城皆敗績軍心益怯飄泊重洋

中時駐岱山時駐大嵩山逡巡月餘不敢舉發初將軍以鼎臣係總兵鄭國鴻之子前歲八月十六日暎夷再陷定海國鴻巷戰死鼎臣實在左右頗饒膽略故倚重之特令統領水勇并發餉銀二十二萬兩聽其出洋相機行事及屢次促戰延不開兵將軍怒欲提至大營治以軍法鼎臣懼報稱三月初三日親督文武員弁與夷人接戰於補陀洋始夷礮轟擊我兵少卻繼用藤牌遮蔽船身奮勇擊殺夷人見我勢猛欲起樅而遁適從九品詹成功姚復煇等帶火攻船至颶風西起火燄高騰五六丈圍燒大夷船一隻杉板小夷船二十一隻夷人溺斃二百餘人焚斃者不

能計數我兵幸備救生小船隨溺隨撈僅陣亡外委
袁鳳一人水勇陶植王小三二人云

頻煩探騎下平湖可似三盤競獻俘捷報偏教遲一月
紅旗初驗鼻煙壺

鄭鼎臣捷報至將軍卽欲入奏而浙撫劉韻珂據參
將周士法之報謂並無其事貢生銀沆章廷璵稟稱
初六日在定海瞭見補陀洋火光燭天礮聲不絕云

云時日又與鼎臣之報不符

主事楊熙將銀沆稟塗改令與鼎臣之報符合

重命沈繕稟劉韻珂後舊稟稿爲從九品李發奔所得知塗改處係熙親筆遂以之要熙轉求將軍保舉

焉將軍大疑特飭侍衛容照郎中賈承蔘御史胡元

博赴乍浦密訪其事終以海洋遼闊見聞互異往返

數四虛實莫定及州判李恩澣縣丞方茂森等出洋查勘始得其燒燬船木及焦爛器械呈驗鼎臣亦以軍令狀至謂稍有虛誣甘當死罪王用賓又從中力保之將軍始列敘原委入奏旋奉 旨周士法探報不明著革職留任鄭鼎臣加四品銜賞戴花翎初將軍進兵時 上特賜一瑪瑙鼻煙壺面鑄埽蕩煙塵四字背鐫一人一騎手執紅旗若馳報捷音者然三盤海中譽名嘉慶時壯烈伯李長庚俘殺安南叛夷數千人并擒僞官倫貴利於畧中

紫泥溫 詔下皇都激起羣英奮壯圖莫道火攻猶下策安排舫艦載薪芻

自鄭鼎臣以火攻船得功後軍中人人誇羨之主事杜寶辰同知李安中知州鄂雲卽聯璧通判王壽籛等特雇船勇九百二十三名福建同安船一百八十八隻裝載柴草桐油等物以備往燒而鎮海知縣葉堃首先稟稱帶領生員王師貞密報火攻船隻三月廿一日猝遇夷船於伏龍山下縱火燒其篷桅舵索夷人駭懼不敢迎敵帶火望竹山門遁去祇將奪獲器械呈諸大營以爲證將軍據稟入奏奉 旨葉堃著免前歲失城之罪王師貞加六品銜賞戴藍翎由是貢生郭延令亦報捐資雇募船勇在金蕩山下以火攻獲其杉板小船一隻民人王曰豫又報燒燬蛟

門洋夷船一隻曰豫卽爲暎夷投書浙撫劉韻珂者
也前歲投効張應雲麾下應雲謂其幹練力薦之將
軍將軍發帑銀二千兩硝磺二擔令其密辦火攻船
以爲大兵之助乃自領餉以後莫知所之至是始詣
大營報獲勝仗將軍謂其冒功欲追繳餉銀而重罪
之曰豫懼而遁去後遂無復言火攻者

相州一潰不能軍梁上何妨恃此君日見和門來獻馘
羨他狗盜策奇勳

自張應雲進剿失利後雖有鄭鼎臣等報獲勝仗而
大股暎夷終盤踞寧城不退大僚皆主和議將軍心
非之而又無以善其策於是用暗襲之法特飭典史

彭瑜赴溫台等處訪召積匪猾賊張小虎李源卽有
土等三百六十二人名爲梁勇使晝夜往劫之初暎
夷陷寧城或居府學或居道署而夷酋郭士立等皆
以故紳吳鑑堂家爲巢窟梁勇入竊其器械首級往
往夜半驚起自相擾亂及夷酋喋喋之親隨咸沈
咭爲梁勇所刺而其黨遂不安於寧城矣三月二十
七日果起旋他往

邯鄲一枕夢封侯幾輩雕青怨費留爲問奇功成馬上
何如獻箇爛羊頭

將軍連奏鄭鼎臣葉堃火攻船之捷奉 旨奕經賞
戴雙眼花翎文蔚賞加頭品頂帶旣而暎夷退出寧

城又奉 旨著將前後出力人員開單保舉於是軍中人人思列名奏牘仰邀 恩賞將軍恐有冒濫特令員外阿彥達逐一查明而阿彥達乃從中意爲去取凡有厚賄者均列優等懲惡將軍保奏將軍嫌其人數太多駁去十之三四而摺稿係出阿彥達之手繕寫摺奏又係其門生王少坪遂私行添入七十餘人而軍中實在出力者半未列名焉費留二字見孫子

浪思功狀巧填名絳帳前頭費送迎寄語行裝須檢點
莫教肱筮誤先生

王少坪忠州拔貢生也凡欲得保舉者都借拜老師

之名介少坪行賄於阿彥達阿彥達積聚贗儀既多以紋銀八千兩向市易黃金四伯藏諸私篋爲少坪乘間竊去阿彥達察知之欲與爲難又恐其訐發陰私遂亦隱忍中止後保舉摺旣上上方以暎夷來犯乍浦上海等處留中不發故諸人皆未邀恩賞而少坪則享有多金矣

畫樣雙隄鏡樣波星韜花下幾經過蕭蕭聽盡吳娘曲不道銷金自有窩

鄭珊寶杭城釘鞋巷娼妓也初少坪頗眷之及竊得多金遊興益狂而心恐阿彥達以此箝制之乃邀阿彥達遊西湖而匿珊寶於船尾酒半出見阿彥達亦

爲顛倒厚贈纏頭而歸後并邀請各隨員時時微服
往飲其家而平康里中遂多欽差足迹矣時有謠言
杭州娼妓最堪誇明年養出小欽差紹興娼家亦有
名明年養出小兵丁惟有寧波娼家哭不止明年養
出小鬼子

米湯濃灌亦銜恩吐哺餘風孰再論偏是午窗攤飯罷
傳呼車馬滿轅門

將軍嬾於見客除小欽差及幕友外惟托金泰

少與將軍

同張應雲王用賓數人猶得以時進謁其餘武員自
段永福劉天保以下文員自金石聲段洪恩以下雖
居麾下歲餘實未嘗一面也初自天花寺退回杭州

駐節總督行轅中時和議旣起幾若無所事事一日
巡撫劉韻珂來謁將軍方午睡家人不敢驚呼請韻
珂暫入司道官廳以俟韻珂大愠曰官廳中有督撫
坐位耶遂不顧而去旗人謂口惠曰灌米湯

森嚴軍府月黃昏衛士橫鉞夾寢門掠頸刀光寒一片
鐵衫不見血留痕

將軍因漢姦充斥防人行刺特募拳教師二人一梁
姓一王姓每夜直宿於臥榻之側鐵布衫法刀箭不
能入二人皆善此技僕曾親試之

駭奪錢塘萬戶魂聲聲龍嶺起城根丸泥封住尖山腳
幸有天然鼉子門

初浙撫劉韻珂奏請前任大學士伊里布到浙主持和議人人以爲指日可罷兵遂不復議進戰及暎夷退出寧城人且以爲其勢窮蹙不敢來犯故軍士之心益懈四月初四日暎夷突駕火輪船由錢塘江欲進攻杭城人心大震將軍及韻珂急請伊里布駕小船往止之伊里布謂宜先備犒銀數百萬然後可往諭息兵倉猝間犒銀無從出相對失色莫知所措旣而暎夷因江水淤淺尖山腳下鼉子門沙埂墳起不能駛駕遂回帆而去然而城中已驚惶數晝夜矣康熙時海寇鄭成功所製銅礮名龍碩

聽盡城頭簫築聲居然犄角有奇兵萬松圍住樓臺影

颺山旌旗耀日明

參贊特依順自粵來浙與將軍議戰不合遂令陝甘
兵八百人自成一隊駐萬松嶺以防護杭城爲名日
與幕友段洪惠等鳩集工匠整理軍仗以爲事前有寧城
事宜專責奕文二臣杭城事宜專責劉特二臣之及
旨故凡軍務將軍不往告特參贊亦不來問也及
暎夷闖入錢塘江口將軍部下祇河南小隊兵二百
人其餘大兵均在紹興不及往調遂請特參贊急赴
江邊拒敵而特依順不肯往繼聞火輪退出龕山始
徐徐整隊至銀杏埠而暎夷已去遠矣或題二十字
於其營門曰賊到兵先走兵來賊已空可憐兵與賊
何日得相逢特依順見之亦弗怪也然其部伍整齊

旗旆鮮明亦軍中所僅見云時大股倭夷皆在鼈子門外駛入龕楮二山內者祇一火輪船從以十餘小杉板船而已

浪卷孤臣血點腥吳胥越種共精靈家人拾得衣冠斂被髮傳芭下海溟

倭夷自尖山揚帆而北直逼乍浦時王用賓鄭鼎臣等所帶大隊鄉勇或內援杭州或遠在重洋不及策應惟副都統長喜帥滿洲駐防兵堵截海塘而夷船游弈鎗光山山下先以虛聲疲我兵力使三晝夜不得休息初九日始分數百人從金山小港登岸來撲仍以十餘船沿塘開礮亂擊同知韋逢甲首登礮臺指

揮眾軍開仗奮鬪我兵適當困憊之時水陸夾攻勢
已不支而漢姦又爲內應四面民房火起慘殺滿野
長喜率眾先奔乍浦遂陷是役也計陣亡官弁一百
十一人鑲紅旗佐領成祥甲兵伊布孝圖鏗額等死
於礮前鋒校尉金安濃甲兵~~布~~布格鄉勇頭目柳鎮等
死於金刃韋逢甲及戰兵王飛熊等死於海後數日
長喜恐以失地被譴亦絕食死逢甲屍漂沒無迹家
人祇收其衣冠以斂長喜諸人死事皆嘉興府劉榮
熙申稟將軍將軍據之入奏近見沈筠乍浦殉難錄
所載事迹不符姓名亦別人數尤相懸大可異也詩
云一樣沙場征戰死模糊敢信是忠魂誦此二語爲

之慨然

備倭仍此舊孤城眷屬分攜駐綠營五十五人同一哭
偏教閨闔肯捐生

乍浦城前明備倭寇而築 國初鄭重海防設立一
副都統管領綠營旗兵駐劄其地有大事仍歸杭州
駐防將軍統轄及暎夷之來犯也駐防將軍奇明保
以定例旗營丁眷皆不許擅離汎地然恐一旦城陷
或遭荼毒特飭副都統長喜出示準令婦女遷入內
地而倉猝間不能盡徙暎夷闖入慘殺特甚自鑲黃
旗佐領果仁佈之妻塔塔拉氏以下被難者共五十
五人事平後奇明保據實奏 聞旌卹如例

天魔羣舞駭神魂兒戲從人笑棘門漫說狄家銅面具
良宵飛騎奪崑崙

初杭嘉湖道宋國經欲以奇兵制勝特向市中購買
紙糊面具數百箇募鄉勇三百四十二人裝作鬼怪
私於內署晝夜演習之及暎夷陷乍浦國經派都司
羅建業千總李金鼈帥往應援時方白晝跳舞而前
暎夷以槍礮來擊我兵耳目爲面具所蔽不能格鬪
遂潰散

哀罔詩成別樣愁遷來怒氣血橫流浪花紅卷衫青闌
知爲私讐爲國讐

臣九件切聞人呼子曰罔

興販鴉片煙可獲重利閩廣商人大半以此爲業自

嚴禁販煙之後遂甘心與暎夷狼狽爲姦乍浦一海口聞廣人十居五六方我兵與暎夷接仗時市中各店夥放火相應襲殺我兵故我兵深銜之及遁歸嘉興譁謂聞廣人均係漢姦見市肆招牌有福建字樣者轟入憤殺一市大閔適欽差大臣耆英帶兵過嘉興聞之疑爲敗兵已變開礮勦捕格殺五十餘人於城外杉青閘下水爲之赤

釜底游魂九死餘纍纍赦出梵王居山門彌勒應相笑來曳銀鎗去綵輿

初將軍部下兵勇擒獲白黑夷十九人前後縛解杭城劉韻珂謂宜釋之以修好而將軍欲俟擒獲夷酋

一併獻俘又恐韻珂私縱之不下按察司獄而特監禁於西湖淨慈寺中及暎夷陷乍浦勢益猖獗韻珂請大學士伊里布前往諭和伊里布謂宜先釋夷俘將軍不得已以十九人付韻珂韻珂乃令知縣彭松年縣丞張家縉送往乍浦還之而暎夷仍厚索犒銀不肯罷兵韻珂懼謂竭浙省藩運各庫銀不敷賄和之費復請伊里布委員往諭須與蘇省各督撫合辦庶他日無異議暎夷遂退出乍浦來犯我上海鎮江等處矣附夷俘十九人姓名一喊嚟喚一嚟嚟喚一叮喇咬一哪啦喂一咖吐哪嚙一嘽咕嚙一咽地俚吧嗎一嗎咖叮一嚟嚟一吡哈些吐咕一叮路皆暎

吉利人一呖喀囉一咕一啊叭喇一啊喇咕一戔陌
一陌的須一啊咥皆唎啞啦人諸字多字書所不載
此姑從馬占錄供時所書唎夷稱傳譯之人曰馬占
亦未詳其義

西市驚看日影紅官銜孤負舊恩隆始知慷慨男兒志
死在沙場是善終

四月二十六日將軍奉 旨拿問提督余步雲乃派
知府王壽昌鎖解北上蓋以步雲爲逃官之倡也前
歲八月步雲與 欽差大臣裕謙同守鎮海裕謙性
剛愎偶獲一白夷名嘸哩治以非刑生剝其皮并抽
其筋以爲馬繮坐是羣夷奮怒來犯裕謙甫與接戰

而步雲已帶兵退入霸靄所寧紹台道鹿澤長知府
鄧廷彩同知舒綦受知縣葉塋等相率退奔遂致郡
城亦陷裕謙恥於同走投鎮海洋池溺不死吞金乃
死事聞 賜諡靖節照尙書例旌卹浙撫劉韻珂奏
參裕謙任用知府黃冕事多徇私而又狂言無忌大
開邊釁一死不足以蔽辜 上乃奪其諡并停恤典
其弟裕恆叩閭訟冤謂貽誤在步雲之先走不在其
兄之召寇此步雲之所由逮問也步雲曾以戰功加
太子少保銜廷議欲生之刑部尙書李振祐執法堅
故於臘月二十四日伏法菜市口

一棹倉黃返故鄉紛紛間訊滿鄰牆難寬阿母鏡前意

親解兒衣撫箭瘡

五月初八日倭夷由乍浦北犯吳淞口江蘇提督陳化成死之兩江總督牛鑑率眾遁歸崑山蘇松兵備道巫宜祺寶山知縣周恭壽上海知縣劉光斗等各棄其城走越三日倭夷始從黃浦登岸我兵潰逃已久未經接戰惟上海縣典史楊慶恩死之時牛鑑請救於將軍將軍發河南兵一千令總兵尤渤帶赴吳淞口遇倭夷於白茆河亦不戰而遁入松江城用是蘇省大震紛紛遷避土寇乘機搶奪蘇撫程喬采出示嚴禁不能止僕在紹興聞之不能無內顧憂星夜馳歸家人已束裝欲他徙僕以夷船重大萬萬不能

深入內河阻止之然而親友中城遷於鄉鄉遷於城者十有四五也彼蓋有見於督撫以下等官皆令其眷屬避去宜以余言爲不足信耳僕左衣袖曾在駱駝橋受一火箭故詩中及之

附歸里十日與客約重赴戎幕詩以寄懷五首

幸脫歸鄉里重逢話一樽
頑心輕虎穴小劫哭蛟門
酒膽隨詩壯鎧芒照劍昏
此身猶健在死事媿殘魂
昨有軍中信流言亦孔訛
敵修羊陸好將失鄧鍾和
境上紛傳箭行閒倦枕戈
九重頻責問申討近如何

此豈從容日川原靜結營
旌旗九節度涕淚幾書生

堅壁摧如朽連疆沸若羹漫云兵備弛寰海久承平
老父雄心在談深髮指冠呼兒重赴敵殺賊抵承歡
海氣蒸天惡雲陰蕩野寒何堪倚閭望凱唱盼歸鞍
明發吳江道弓刀復遠行尉佗謀愈狡臣甫憤難平
分帳朝磨盾連烽夜斫營相期重努力快繫左賢纓
附客同作

去年風雪來由拳覓君不見心悄然臥聞笳鼓催樓
船今年泉亭暫駐鞭知君子役蛟門山隔江但屢驚
烽煙短衣匹馬出入貔貅閒飛書傳箭勇控弦蛟門
礮火聲震天仰攻賊窟堞雉堅旋師養銳藁戈鋌君
亦春雁隨歸翰預期我已返練川避面那得成招延

破楚門前暮雨寒，遭逢始獲追清歡。死生離合瞥眼
夢境殘，一尊慷慨痛讀離騷篇。時事翻覆誠無端，鯨
鯢勢猛尙恃潛深淵。我儕落拓悔蟄蟠，側身滄海歸
無田。君猶豪氣不暫捐，長劍誓欲誅樓蘭。來朝別我
重據鞍，此別何用悲餞筵。我有故人能薦賢，青油幕
下許放顛。登樓差擬王仲宣，濃磨盾鼻墨瀋鮮。饒歌
賦，就曾傳觀參軍偶。爾語帶蠻黃，騶馳逐非少年歸。
來黏壁蝸無涎，仍須稱妮依戎旃。錢江買棹期屢遷，
君尙遲我鷺池邊。

擊碎重溟萬斛鱸，礮雲卷血灑平蕪。誰將戰蹟徵新詠，
一幅吳淞殉節圖。

初牛鑑陳化成共守吳淞口分駐東西礮臺以爲犄角之勢及倭夷來犯化成在東礮臺用大礮擊碎其船二幾獲大勝而鑑已偕總兵王志元等帶兵先走西礮臺虛無一人故倭夷遂闖入吳巷橋內化成腹背受敵乃血戰而死武進士劉國標搶其屍潛瘞海難嘉定知縣練廷璜募人求得負歸殯之士民傷化成之慘死也繪像索當事題詠將軍屬僕代作僕難於措詞遲遲無以應也後軍務旣竣乃得一詩化成遺像江浙兩省幾於家置一幀後將軍在石門塗次遇化成喪歸福建士民頗有路祭者或勸將軍往弔以激厲將士之心將軍不屑也

附題陳軍門遺像詩

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
臣走三戰乃及金陵城江濤寂靜噤不聲陳將軍後
誰敢兵君不見走者棄諸市死者長如生長如生尸
祝徧我東南岷時余步雲已伏法牛鑑亦擬大辟而公賜諡忠愍
鼉形艇子運新機戲水爭看小合圍海上濤頭高似屋
可容駕霧一橫飛

初有獻策於將軍者曰閩浙海口夷船一到卽破豈
皆守之不力哉蓋水陸失宜其弊有五一廈門鎮海
防堵之地均在海塘人煙稠密處易伏漢姦也一夷
船來犯時往往先泊船四五里外我兵欲戰則槍礮

有所不及欲息則又恐其突至如是三四晝夜而我兵已不戰自敗也一我兵所恃者礮臺而臺死船活安得其船適當我礮門而至也一我礮中其船則船有雉堞遮蔽夷礮卽不中我臺旁及民居洞牆燬屋亦足寒我軍心也一夷勝則登岸來撲我勝則及岸而止不能下洋窮追也由此言之有船宜與水戰無船宜誘與陸戰彼水我陸萬無勝理若不早圖恐乍浦吳淞二口將蹈覆轍矣又曰雇船不如造船造船雖需巨帑然較雇船日計則省歲計則費軍興以來各省海口雇船想已不下百萬及今節此費以造船未遲也況雇船多閩廣舵師安保中無漢姦卽非漢

姦而日發雇值無幾豈肯爲我出死力若造船則可
嚴選水勇習練永無漢姦之患將軍深韙其議札商
江督牛鑑浙撫劉韻珂韻珂謂製造需時非今急務
鑑亦是之而別運巧思製圓船數隻繪成鼉形船背
如殼代四槳以足當尾伏二礮謂可進退礮擊試之
內河頗靈便及入黃浦浪猛船弱勢遂不支後吳淞
口旣陷不知漂泊何所矣

建牙次角滿江淮決戰何人有壯懷一騎紅塵馳驛去
飛章爭請罷珠厓

初寧波兵敗後劉韻珂伊里布漸以暫示羈縻窺探
上旨而上諭終命戰不命撫故遂互相觀望俄

延兩月餘既而 上又命欽差大臣耆英參贊齊慎
至浙湖北提督劉允孝至江南前任漕督周天爵大
理寺卿李湘蔡至江北並令合相機宜併力進剿而
各大臣南下後仍日以和議入奏 上切責之時有

心腹待諸臣諸臣祇

還朕一欺字之

旨終無一敢言兵者及暎夷迭陷

乍浦上海耆英伊里布遂密令外委陳志剛齎送牛
羊至夷船諭以欲與面商機密而夷酋噤嘿啞佯若
不願聲言欲犯鎮江天津等處并謂中國反覆無信
前歲琦善蓮花洋會議之後何以今復出兵故非決
議戰不可耆英等聞之惶惑彌甚遂不願 上之切
責而決計賄和矣

長江襟帶控金焦火駕輪船鬪怒潮橫槩誰臨鷺鼻嘴
常山一擊斷蛇腰

暎夷陷上海志在脅勒犒銀豈見各大員帶兵退回
蘇郡意欲進犯而內河淺狹又不敢闖入遂北折而
犯長江矣或獻策於總督牛鑑蘇撫程喬采曰長江
雖稱天險夷船亦可駕潮而入惟江陰鷺鼻嘴一帶
下有暗沙江面亦較狹若設重兵於此可截暎夷進
犯之路時耆英伊里布方主和議轉飭常熟昭文通
州靖江江陰丹陽沿江各州縣饋送暎夷牛羊勿與
構怨故牛鑑等祇令總兵王志元常鎮道周頊帶兵
三百名駐札鷺鼻嘴虛列帳房並不固守六月初三

日暎夷由圖山關進逼鎮江參贊齊慎及牛鑑劉允
孝駐兵丹陽互相瞻顧惟鎮江副都統海淩獨謂宜
力戰然亦不知堵截驚鼻嘴并亦不敢出城接仗惟
令京口副將孝順式參將陳慶祥游擊李澄塞斷江
口小港以爲閉城堅守之計且疑城內多伏漢姦日
執平民誣殺之適土匪乘間竊發海淩誤謂人心盡
變益果於殺戮丹徒知縣錢燕桂從旁婉諷之亦叱
爲漢姦欲逐令出城知府祥麟再三分解始得免城
中擾亂幾成火院百姓惟恐暎夷之不破城也十四
日暎夷登陸直入北門海淩已爲亂兵縛投諸火青
州兵四百名與暎夷巷戰傷亡殆盡劫殺之慘較他

郡尤甚時伊里布耆英以逆燄方張不敢驟與議和
映夷坐待數日不見我師動靜復揚帆直指江寧矣
開府心畱一片婆沿門名紙擲來多籌邊樓上閒無事
想到階前有卞和

浙撫劉韻珂好以小善博民譽嘗以名帖遍送城內
居民勸令嚴守里門夜柵六月初將軍偶買玉器數
件營員效尤爭相訪購於是玉人沓來轅門外日成
市焉韻珂聞之出示禁止蓋亦深知營員汙鄙欲借
此事微示將軍以逐客之意耳

附送臧紆青還徐州

滔滔東逝水激石翻顏波長風互迴蕩天半鳴鴛鴦

流覽功名際與古何殊科反疑忠鯁士青史皆虛說
惟君贊戎幄去畱義不頗道合其肝膽志忤無嫌罇
賤子徒內媿對君顏發酖辱軀挺七尺寸寸供折磨
初時袍澤志及此將云何定知他日返有識叢嘲訶
帳中宵起飲擊劍興悲歌樺燭流憤淚滴入金叵羅
驚足戀疲棧矯翼離崇柯逝將繼君後揮手歸松阿
陡見昆陽屋瓦飛耳煙鼻火出重圍翻身投入清涼國
一點冰心透鐵衣

山陰城隍廟借設火藥局六月十四日黃昏猝焉火
發燄互騰漢臺榭飛去半角四川鄉勇何得勝等七
人適在廟被轟頭額焦爛出投府山河衣燄旣滅命

亦隨斃先是三月間上海火藥局失火四月間杭州火藥局失火皆燬屋傷人而上海被禍尤烈蓋管理火藥之員適延客高會妓樂滿堂霹靂一聲蕩成灰燼三次凡轟去火藥四萬觔事後細究失火之故均莫知其所自也或曰火藥積多每有內鑠之患或曰漢姦潛下火種

肥特瘦犢列成行迎刃爭看不頓芒一笑屠門休大嚼
須防春痘毒生瘡

兵勇久駐紹興文參贊嘉其安靜特令支應局購牛羊犒之支應局轉飭屠戶宰割凡一牛犒四十人計殺牛以百數初進兵時有獻策者曰夷人向在廣東

最懼痘毒今以中國種痘之法暗飼牛羊俟其來索時饋之旬日間必病倒然後以兵擊之可聚而殲也將軍恥於餽送未用其策

將才畢竟小楊侯錦瑟淒涼不挂愁慷慨臨江謀一戰
馮牙高曾弄珠樓

自耆英等和議既決機密之事遂不復稟白將軍將軍亦不往問之惟安坐杭城以爲靜鎮而已

幕中既無邸報

地方官又不以夷務來白舉人陳培常笑曰若要黜陟不知理亂不問桃源外莫如軍營矣

若繼聞

暎夷之荼毒鎮江也意欲選將出戰而苦無其人主事楊熙獨慨然任之熙固忠武公楊遇春之冢孫軍中呼爲小侯爺者也六月二十五日照祭旗於平湖

弄珠樓下排列戰艦按隊北行時熙婦符氏新亡家人適以訃至故有次句

墩火屯煙記水程樓船徐度秀州城卻聞京口軍書至
早結珠江隔歲盟

將軍既定議進戰而麾下陝甘川黔兵弁大半爲各
大臣調去所存僅河南小隊兵二百人楊熙所帶鄉
勇亦祇五百人不敷出陣之用遂向參贊文蔚調撥
北勇二千五百人二十七日來自紹興大隊北發聲
勢頗張又飭鄭鼎臣等帶領水勇由海道直抵揚子
江爲水陸合剿之地耆英伊里布聞之大驚謂一出
兵則和議又不成矣飛咨將軍於嘉興塗次並責以

不宜阻撓大局將軍固憚於出戰而又恥於中止行文責耆英不先關白以致勞師動眾而耆英又付之不答將軍不得已北駐無錫惠泉山下名爲牽制暎夷實則營務已成贅疣矣

白旗飛影出城樓慘慘金陵日亦愁曾是秋闈文戰地
椎牛釀酒讌兵頭

七月初三日暎夷由龍江關犯江寧投書署布政使黃恩彤立索犒銀三百萬兩始免開仗恩彤罔知所措惟於城樓上懸挂白旗夷人以紅旗進兵以白旗收兵懸之以示將欲議和也恩彤又請駐防將軍德珠布登城守禦而德珠布有鑒於乍浦鎮江漢姦多

雜在民間夷人又專與旗人爲難遂言吾祇知爲旗人守內城不知爲漢人守外城內城者前明禁城國初改爲滿洲營者也旗兵知主將與恩彤議不協鼓譟而起欲毀城廂房屋以爲堅守內城之地恩彤懼出藩庫餉銀六千兩犒之旗兵始安帖而城外哄夷延至初六日搬運槍礮登岸虛作攻城狀恩彤益無措適耆英伊里布牛鑑得信馳至省立遣長隨張禧副以恩彤及蕪湖道咸齡署常州知府徐家槐往諭暫息兵戈以商和約而哄夷猶不肯退往返數四至矯稱已有密旨令耆英二人講和哄夷始斂兵歸船十五日耆英伊里布往拜夷酋噶喇噴噠於船十

七十九日譙之於靜海寺二十一日又譙於上江考棚蓋其要求甚奢難於入奏故必互相會議云夷酋所稱欽差提督等官名或漢姦教導之實則偽示及來文上祇自稱大兵頭

宸翰紅題券一章東南五路約通商羣公更有安邊策盡括軍儲補寇糧

英夷要求八事其中最重者有三一欲於和券之上鈐以國璽一欲於廣東香港福建福州廈門浙江寧波江蘇上海五處設立馬頭以爲通商之地一欲賠償前任兩廣總督林則徐所燒鴉片煙價銀六百萬元元謂洋錢也每元合銀七錢及其犯順以來所費兵餉銀一

千二百萬元并廣東歷年商欠銀三百萬元耆英伊里布婉轉集議暎夷終以直犯天津相脅相懇久之始許不用 國璽改爲 御筆硃批依議二字又減去銀一百萬元其餘均須如約耆伊二人不得已設詞入奏幸蒙 俞允惟所需二千萬元一時無從措此巨餉長隨張禧及商人伍義和顏崇禮等乃爲介紹與暎夷商定先付銀六百萬兩餘則按年在廣東給發并以福建廈門廳之古浪嶼浙江之定海縣爲質暫歸暎夷管理俟全數交清始退還中國云

健兒拂劍落霜花
汗馬微勞那足誇
怎似平頭奴子好
雀翎高插帽檐斜

張禧伊里布之僕也。暎夷初陷定海時，上命伊里

布督兵勦辦之。適夷酋晏士達拉駕船內駛，擱淺於

餘姚大筍山下，鄉民擒之，共二十七人。

中有一夷女，頗饒姿色，俗

稱月多刺三公主。初監禁時，鄞縣典史某之子與之私通，迨其放還，懷孕已數月矣。後聞月多刺實卽其女主之名，蓋以猶女繼世父之位。縛獻伊里布營中者，故仍稱公主，以掩其爲國主耳。

伊里布方隨琦善議和，不敢加戮，特令張禧厚相款

待。禧遂勸伊里布釋放之，以換還定海。故暎夷德禧

甚至，是禧之奉使上夷船也。暎夷禮待甚恭，黃恩彤

等雖以司道大員，不能不讓禧居上座。及和議成，耆

英牛鑑咸謂禧能連章保奏，奉旨賞戴花翎，并給

五品頂戴。軍中咸嘖嘖羨其榮遇云。

結好銅漿酪酒閒還勞款送入舟山海王不信畱餘孽
偏有威鋒懾百蠻

耆英等既與暎夷定約乃撥江寧江蘇浙江藩運道
庫餉銀及揚州上海鎮江江寧寧波紳士捐輸銀湊
足六百萬之數兌付暎夷而暎夷深懼海盜不敢攜
帶巨貲出江懇耆英委員解赴定海交割耆英乃令
寧紹台道鹿澤長同知舒恭受由內河帶兵押送舟
山蓋是時海洋多盜往往搶劫夷船故夷人深畏之
海王者嘉慶中大股洋匪蔡牽也僞稱鎮海王
嘗出西川井底油秦涇置毒效遺謀翻教荼火黃池會
樽俎無人敢獻酬

井油出四川火井中較鳩堇尤毒初有以數甕來獻者謂可投之甬江上流及寧城井水中以毒暎夷將軍命知州秦炳章押往慈谿莫之用也兵敗後攜回杭州及暎夷陷鎮江又齎送至江督牛鑑處卒亦莫之用也江寧議和時有進策於將軍者曰蕪湖江面極闊半爲川廣木簰擁蔽若順流放至鷺鼻嘴則全江皆可塞斷再以重兵守之以防暎夷來燒此堵截下流之上策也至耆伊諸大臣與暎夷高會亦可置毒酒饌中夷酋斃則夷船無主必退出江口而下流已堵塞出兵截擊可使片帆不返卽不與戰而與和亦令知內地有險要他日不敢深入矣將軍深是之

札知耆伊二大臣二大臣不以爲可然亦知賄和之舉頗拂眾心恐有暗中設計者故燕會之時江寧上元二縣所供酒穀雖極精腴而夷酋不敢下箸耆伊諸大臣亦不敢下箸也

鴉媒流毒起邊烽海國三年費折衝歎息漏卮今已破不堪重問阿芙蓉

暎夷之所謂通商也志在消售鴉片煙也初煙銀偷漏出洋歲且數十萬鴻臚寺少卿黃爵滋詳言其弊以漏卮爲喻奏請嚴禁之上問諸內外閣部督撫科道官會議咸同乃命兩湖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至粵東嚴辦煙匪則徐設法令夷酋義律繳出

煙土二萬一千箱奏請燒燬之并令西洋各國出具
甘結嗣後不準帶煙土入內地煙匪由是絕望煽動
暎夷結黨犯順此兵事之所由起也則徐能用兵暎
夷畏服之不敢於粵東啟釁駛至浙江攻陷定海據
之旋赴天津向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詭稱冤抑琦
善誤中其計諱言販煙而以來求通商入奏此又和
議之所由起也三載以來暎夷見煙禁不少弛益與
煙匪相結而狂悖愈甚五月初一日 上重申禁煙
之令著各直省刊刻謄黃曉示中外耆英伊里布等
接奉 上諭謂語過激切恐投暎夷所忌遂中寢之
不使外人知也今旣通商矣煙匪亦解散矣獨煙銀

之偷漏將何術以止之哉俗謂之煙鎮吾蘇南濠錢店兌發上海煙鎮每夜必二三萬兩軍興以來此風漸息和議成而又盛矣僕世居南濠有弟習錢業故知其詳阿芙蓉鴉片煙之別名

百萬軍需下海疆勞他筦庫互輸將不知計簿誰司筆算法無從核九章

初將軍之南下也 上命孫善寶鄭祖琛卞士雲管
遼羣四人管理糧臺四人者皆曾任布政司而有故
在籍者也杭州爲大營糧臺紹興爲前路糧臺蘇州
爲後路糧臺隨營者爲行營糧臺四人分任之凡戶
部及各省撥到餉銀或一糧臺獨收之或四糧臺分
收之既不知照將軍并不互相知照支領餉銀者或

稟白將軍或稟白參贊或徑向糧臺出具領紙而不稟白將軍參贊積至六月中所費幾不可稽考於是浙撫劉韻珂奏參將軍濫用餉銀將軍亦實不知其數特飭四糧臺及各隨員分造出入清冊合算之其數亦終不能符蓋糧臺發銀而領者乃以銀價合錢領者領錢而糧臺乃以錢價合銀中又雜以洋錢之時價領銀不及全額者糧臺皆以九扣發給遂至錯亂而不符也將軍大疑設立核銷局於幕中令僕等六人細查之反覆詰對越三月始知撥到餉銀除現存及解往江寧賄和湊用外計將軍及文參贊部下隨員張應雲支十七萬零

發南勇口糧及進兵各費

何士祁支四十萬零

在紹興發大隊兵糧

及管文參

贊支應局鄭鼎臣支四十四萬零

發水勇口糧半由將軍發給半由知

府王用

賓轉給李安中支十四萬零

發北勇口糧

胡元博楊熙支

十五萬零

段洪恩林誥諸人所領之款皆在內

其餘分入支應局及零

星碎股共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兩將軍自支實一萬

二千三百兩

淮關轉餉困蹶輪交子飛錢例可循紅紫雙鈴成一券

司農新樣賞功銀

戶部因撥餉繁多特頒銀鈔二百紙共二十萬兩以

備軍中犒賞之用上鐫賞功牌三大字下鐫某年某

月某日賞某人銀若干大者五千兩小者二百兩由

某省藩庫支領等字中鈐戶部紫印三臨用時將某

字填實加以將軍紅印三此卽唐宋鈔幣而小變其制者歟將軍不肯輕易給發惟鄭鼎臣曾賞二千兩一紙三百兩十紙劉天保三百兩一紙

籀文新印錦砂香肘後高懸紐帶長檄到何須驚咋舌衙官都有棗心章

軍中除將軍參贊由部頒發印信關防外其餘自糧臺以下等官皆無之而文書往來不能不用印遂申明將軍各雕木印一上鐫隨營某官某人之鈐記字樣營員幾於人人有之此或行軍之舊例耶初候補知州段洪恩令鄉勇頭目米長泰持印帖至山東召募鄉勇濟寧知州徐宗幹獲其印帖大驚詫爲私雕

假印誘集姦徒捕之下獄將重罪之長泰懼遣其弟
長生奔告營中將軍爲咨明山東巡撫托渾布長泰
乃得釋回

大舸高艚更小輪如魚銜尾塞江湑秋風三月篷窗外
費盡官中水腳銀

將軍自六月二十七日從杭州帶兵至無錫欲登岸
賃公館居住而州縣官不肯辦差將軍不得已遂與
各隨員久居船上凡船戶停泊之日名曰留費行路
之日名曰行站統名曰打水腳時大小船隻約七百
餘支應局日發銀三百餘兩積三月遂有舞弊者蓋
營員每以事往來蘇常杭紹間奉差時競向州縣官

領船帖差竣後不向支應局繳船帖以致船數不加
多而水腳銀乃日需六百兩及將軍知其弊令阿彥
達胡元博等查明裁汰之凡營中冗員令其自備船
隻而怨聲又四起矣

繕就彈文怒振纓獨從仗馬奮孤鳴何期八百蝦蟇銳
賣卻郎官骨鯁名

工部主事郭維鍵初以尙書祁寯藻保奏奉 旨發
往軍營聽候差委故每以小欽差自居而將軍隨員
阿彥達等以其後至遇事排抑不令其廁於小欽差
之列維鍵頗銜之及將軍有裁汰各員水腳銀之令
阿彥達又裁去維鍵船隻維鍵益忿將阿彥達劣迹

分款訐稟并請將軍入奏將軍見稟大怒令容照賈承蕃楊熙等確查虛實立欲繕摺上聞時鄭祖琛管理行營糧臺聞之懼謂各款中如宿娼私改奏章等情虛實莫定惟薪水銀一款違例濫發非但營中各員均得罪并恐有礙將來報銷地步遂與阿彥達等私商代爲和解計自維鍵至營共十月應得薪水銀向減於阿彥達一半今仍照小欽差之例補給銀八百兩并令阿彥達向維鍵跪求以平其氣維鍵果應允遂以所稟虛誣詣將軍前認罪而將軍遂亦不問

材官厚俸不傷廉薪水都從例外添安得分肥到軍士

休教辛苦怨齋鹽

軍需則例中載出征文武員弁給發鹽菜及馬腳等項銀隨其官級之大小日或伍六錢至三四兩不等初將軍未知此例令糧臺酌給之於是小欽差月支一百六十兩以次遞減至生監猶月支三十兩名爲薪水銀

此初進兵之例也

間有在後路糧臺既領而臺查明始發於是而武弁及兵勇仍照定例也

非黃緣不可得矣

馬兵日給鹽菜銀二錢步兵日給銀一錢二分鄉勇因欽

差裕謙曾經奏明日給銀二錢

偕來義旅巧稱雄填入私囊計自工偏向階前爭得失杜陵無語對雞蟲

知州聯璧成親王之額駙將軍姑丈行也 國初定
例郡主薨主壻再娶則奪爵故聯璧祇以進士仕至
知州當將軍出京時投效麾下旋派同吏目濮貽孫
赴寧波偵探夷情聯璧過慈谿後山北見富民葉沈
等姓團練鄉勇因給之曰汝等自保一鄉固善然他
日不能得功不如帶赴軍前吾爲若稟明則事成可
邀議敘費此鉅貲爲有名也葉沈等姓喜從之聯璧
遂詣將軍前捏報自募鄉勇八百人今帶來聽調將
軍點檢不誣卽命聯璧管帶仍發回後山北以備進
兵之用此前歲十一月事也及寧波兵敗後各路南
勇均裁撤此隊因皆實額故獨留聯璧遂日向糧臺

言支鄉勇口糧銀而又恐人之發其私也變名爲鄂雲鄂雲者聯璧鄉舉時之榜名故請於將軍仍從舊名積五月得餉銀二萬餘兩聯璧有密友在江寧欲謀寄頓乃請假挾銀而往適峽夷進犯長江道梗三月不得歸初貽孫稔知聯璧旨領餉銀事聯璧亦深結之請假時有暫託貽孫管帶之語貽孫遂亦捏稟曰聯璧久羈江寧應發鄉勇口糧銀不敢擅向糧臺支取惟私自借貲給發今計時已久應共一萬三千餘兩情願捐輸求將軍奏請議敘時將軍方以經費不敷爲憂得貽孫稟深嘉之卽具摺入奏迨聯璧歸知之怒與貽孫互相訐稟幾成巨案適聯璧之旗主

恩桂以聯壁出京時未經奏明謂爲逃旗行文將軍
抑令回京事遂解貽孫奉 旨以知縣用并加知州
銜而葉沈等姓約費銀四萬餘兩終不得一邀議敘
同病憐他守土官瀕危可奈送迎難何人替覓長生藥
一劑神醫壯膽丸

凡州縣失陷城池將軍及督撫皆憑該縣稟報入奏
如浙江之奉化江蘇之寶山上海吳夷一到卽去而
知縣金秀堃周恭壽劉光斗等皆以稟報在先故終
得遣戍之罪慈谿一城曾陷二次而知縣王武曾夷
至則屏息出城夷退則復覩顏入城并不申報故獨
無罪至若餘姚吳夷實盤踞五日而寇退之後典史

林朝聘稟稱親上夷船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夷乃遁去浙撫劉韻珂據之入奏旋奉 旨賞戴藍翎超升餘姚縣知縣此又巧於得功者也將軍駐節無錫時有黏匿名帖於營門者大書醫國先生出售壯膽丸下注云一治大將軍擁兵不進一治各督撫束手無策一治各武員臨陣退走一治州縣官棄城不守嘉慶初教匪之亂河南巡撫某公以功封伯善與賊避時人謂之迎送伯

打疊歸裝壓滿鞍怕聞惹草入譏彈商量載上長安去
幾箭冰心玉鮓蘭

將軍每聞外間謠言或謂其狎娼妓或謂其愛苞苴

恆惕惕終日謂吾深自檢束何以蒙此厚謗而麾下
借其名以招搖者將軍終不問卽聞之亦惟婉諭而
已

將軍年五十尚無子故有曹武惠不殺一人之誠

自南下後屏絕饋獻惟

嘉興知府劉榮熙送蘭花四盆愛而受之嘗謂他日
班師行李之外惟此可攜之北上及逮問後終亦舍
之不知爲何人取去

饗飫熊蹯與豹胎行廚爭送八珍來誰知菩薩西來意
只飲南中水一杯

將軍自奉儉約初出京時嘗謂賓旅曰吾等南下均
宜撙節勿招外人物議及渡江以後行營中供獻絡
繹人人飽欲死而將軍每食四簋猶嫌其奢云舉人

臧紆青贈將軍楹帖中有菩薩心腸金剛面目之語
意在規諷也

梁溪水陣結如環幕府風清羽檄間十斛香螺千尺絹
朝朝揮灑米家山

將軍雅善丹青尤善米家潑墨山水初以軍務倥傯
無心點筆及駐劄無錫江寧之事不得與聞戎幕清
閒遂從事於六法求者沓來亦幾日不暇給

模出香泥美且鬆居然阿堵有神傳若教畫上麒麟閣
壓倒貂蟬幾輩賢

蘇州虎丘有項姓者善以泥模捏塑小像資緣得入
營中侍衛容照薦諸將軍將軍及各隨員皆試其技

果面目畢肖云

春風滿座醉嘈嘈一擲何妨百萬豪
恰喜羽書中夜靜
蠟鐙酣賭好分曹

初文參贊之駐劄紹興也坐擁重兵謂爲牽制鎮海
嘆夷及江寧和議旣起機密之事將軍猶不得與聞
參贊益無由知矣乃日與主事何紹瑾中書姚近韓
舉人高延祉何瑞圖等爲牌九之戲牌九者以二牙
牌相角九點爲勝十點爲負有天剛地剛報子別十
等名目浙人故善此技也何與姚等本皆參贊門下
士師生閒脫略禮數恆酣賭至半夜云

饒歌髣髴起江津畫舫中添滿座春唱罷梨園新樂府

芙蓉湖上月如銀

阿彥達容照楊熙等皆喜唱崑腔幕友家丁從而和之凡數十人唱長生殿雜齣者尤多中秋夜會飲黃婁墩畔歌聲月影輝映上下而將軍不聞也初侍衛珠勒亨額常恆長壽等奉旨帶往浙營故亦自居於小欽差之列而阿彥達以其武員也頗輕之珠勒亨額等恆相怨懟及聞阿彥達讌集唱曲乃往挾制之容照從旁勸解始散翌日珠勒亨額等稟明將軍將軍查問阿彥達阿彥達譁爲珠勒亨額等訛詐珠勒亨額等亦懼乃與阿彥達和好將軍亦遂寢其事饗到牛郎亦濫叨紅氍爭看鄭櫻桃隔河應被天孫笑

巧賺團花古錦袍

容照尙書那彥成少子也初回匪張格爾之亂曾奉使軍營後因失機降職三等侍衛將軍舊與熟識故優禮之性豪侈尤喜男色常欲於梨園中擇一佳麗而苦無說以招致之無錫北門塘有牛星廟時駐兵其地容照謂褻瀆神明理宜款謝乃製一錦袍獻諸神座遂借此名演劇以召致小伶云

粉黛隨開一鏡鋪蒲鞵小艇去如鳬錯疑少伯功成後載得夷光入五湖

常州船名蒲鞵頭有妓女者名花蒲鞵初將軍之駐節無錫也因水腳銀日費浩繁屢欲移居城中公館

而隨員咸謂一入城中兵勇必多滋擾且恐地方官不甘供應又造謠言也將軍遂中止實則隨員中頗與船妓有染故慫恿將軍久居船上以便其私耳狂花撩亂撲蘇臺鮮荔如何比豔來差勝荆江秋汛急青蓮開後白蓮開

隨員中楊熙年最少頗好狹邪游與知州段洪恩爲中表親洪恩四川人父琨曾任松江提督故洪恩僑居蘇州閭門外閭門故多娼妓熙每過蘇必與洪恩邀遊曲巷間青樓訛楊姓爲揚威民間所以有將軍私嫖之謠也定海有妓名鮮荔支色藝雙絕典史詹成功夙眷之及城陷鮮荔支爲夷酋所佔成功情不

能斷前往續舊好遂被擒去鄭鼎臣聞之亟以數百金贖歸蓋成功固鼎臣麾下管帶鄉勇之要員也嘉慶初襄陽武舉人齊林娶山東賣賊女王氏爲妾知縣某聞其美欲奪之林不可遂誣林爲皖賊宋之清之黨斬之王氏挾林遺賞遁入青蓮菴爲尼散財結黨戕官執仇爲大股白蓮教卽所謂齊二寡婦也

歸心飛上大刀頭倦倚雕戈俯暮流見說班師新令下
月中齊唱小涼州

初將軍之徵兵也除各督撫自行奏調外計河南鄧新營兵四伯人南陽營兵六百人陝西大同營兵一千人綏遠營兵五百人榆林營兵一千人甘肅固原

營兵一千人寧夏營兵八百人西寧營兵一千四百人四川成都營兵九百人重慶營兵四百人松潘營兵四百人瓦寺八角礮屯兵七百人貴州貴陽營兵八百人此皆各省咨來實額餘丁不在其內也寧波進兵時各路兵弁尙未全數到浙將軍暨兩參贊各小欽差護衛兵又除去十之六故實到寧波鎮海二城打仗者數不及三千及敗後或陣亡或受傷或又自殘其體以冀免衝打頭敵坐是兵力益薄將軍又奏調甘肅寧夏營兵六百人西寧營兵四百人廣西桂林柳州等營兵六百人時耆英伊里布齊慎劉允孝相繼南下咸向將軍借撥護衛兵牛鑑劉韻珂程

喬采又以曠夷內犯益急借兵添堵各口以故將軍麾下遂祇存南陽營兵二百人其餘皆鄉勇耳及江寧和議起各大臣又紛紛咨回將軍謂將軍調之來宜將軍遣之歸也初兵弁南來頗思自奮旣經小挫始知不似北方可野戰又日夕舟居奔馳道路水土不服病者遂多歸思頓興咸相謂曰糟軍營言不堪振作也八月二十九日曠夷退出長江將軍旋奉旨回京軍中遂有班師之令而兵弁皆欣然束裝矣連環礮陣練成圖奮勇曾經一告無原上調鷹墻下醉就中閒煞黑雲都

初欽差裕謙謂南人柔弱奏請召募北勇遣知府舒

夢齡等至河南山東團練之及裕謙死銀海之難浙撫劉韻珂奏止之將軍南下仍主裕謙議遣員分路召募韻珂終以爲非謂其人類皆北方無籍游民勢必召之易而散之難也寧波敗後韻珂持議益堅急欲逐去之而將軍謂欲備再舉之用且驟遣之恐或散在閭閻益多滋擾也遂留諸紹興凡三千三百餘人令副將托金泰參將劉天保同知李安中等三十人分隊訓練之越半載擡槍連環子母槍梅花槍均能嫻熟人人謂可一戰然而和議成矣九月十六十八等日給貲咨回原籍軍中願打前敵者報明營務處謂之告奮勇得勝後可邀頭功

搗巢熏穴一棉輕夜夜圍場獵火明充作軍門好身子
杉雞竹兔亦延生

初將軍患鄉勇施放烏槍不能有準聞浙東諸暨等
縣居民多以打獵爲生烏槍其長技也令通判龔自
琛往募之得九百餘人名曰槍勇又令主事陳宗元
指揮汪傳霖舉人鈕福寬嚴加挑選得二百二十一
人皆能於百步外發無不中者然徵調之所弗及也
祇給口糧五月而散

新募餘皇慣習流分成偏伍聚江頭舵樓一覺鼾眠起
釣箇鮮魚上酒樓

初將軍欲專用北勇進戰而論者謂南人熟於地利

且其身家所在宜較北勇爲得力以故張應雲鄭鼎臣等廣爲召募幾及二萬人名之曰南勇寧波敗後將軍急令應雲裁去而北勇究不習水戰鼎臣部下稱係舵工水手故別言之曰水勇始終不撤也又知府王壽昌等募熟於沙線者四百二十人名曰沙勇知縣胡培荃等募善於駕船者三百五十人名曰船勇中惟補陀洋與峽夷一接仗後皆散駐銀杏埠三江口平湖乍浦岱山大嵩山等處借防堵之名居悠閒之地而所費口糧爲最鉅云

丸大礮礮壓帽纓青衿也算有殊榮底須貢入成均去新樣明經託一翼

初文武投效人員咸以勞績求將軍保奏將軍不忍拂衆心姑叙一摺以備上聞謂臣驅策無狀以致衆人不能得功然一載以來出力人員似可少加恩獎云繼聞有回京之旨乃遂不敢上祇咨明吏兵二部賞給衆人功牌功牌者書明何功付其人以爲執照者也將軍頗珍惜之僅賞六十六人僕幸與焉餘皆令文參贊及容照楊熙與翼長段永福給發蓋凡帶兵官例皆得以功牌賞人也後兵勇旣撤容照與熙之功牌印板未經銷毀縣丞蕭以需等得之私於蘇杭間託人售賣六品價數十金八九品價十餘金後價益廉數金亦可得矣國朝定例生監從

軍者有功準咨明國子監作功貢生與拔貢優貢一體乾隆間辦有成案新載入 大清會典者也僕爲將軍言之軍中多吏部官無一人知者轉謂僕爲臆造檢書證之始服

贊郎論價定升沈籌國爭輸卜式金我自看囊成一笑始知宜古不宜今

將軍奏請捐輸議敘前後摺凡三上時戶部方開豫工例而部中較海疆捐輸多色子印結諸費且不及外省可指名奏請以故四方富戶爭來軍中報捐然其中亦有幸有不幸焉最幸者莫如知州段洪恩洪恩以休致廢員捐銀三千兩起復原官分發江蘇儘

先補用將軍旋命赴山東召募北勇并令帶餉銀五萬四千兩往以備發給鄉勇安家銀及口糧等費乃洪恩至山東凡安家一款均令地方官墊給而歸報將軍則曰已照定例人給銀二十兩矣及濟寧滕縣魚臺汶上等州縣紛紛申文來索借墊之款洪恩乃譁爲彼此重發蓋是時北勇半從寧城潰散已無可質證矣舉人臧紆青勸將軍奏參之將軍亦因循而止後山東借款從糧臺撥運而洪恩侵蝕巨餉乃多於所捐三千兩數倍云最不幸者莫如舉人馮鎔鎔欲以銀萬兩報捐直隸州知州商諸張應雲應雲謂捐銀不如捐糧估價時可高擡一二鎔乃與應雲及

知縣王德茂合本遣人赴清江浦購乾麪六千石以備發給兵勇迨運至曹娥江應雲方以兵敗爲衆人所忌將軍不敢爲奏請旣而銘迭次呈報情願一人獨捐將軍始派員估價時梅雨陰蒸乾麪已霉爛不堪食矣銘乃再捐銀萬兩始得議敘知州僕初與貢生銀沆奉檄入寧城將軍嘗笑曰古人用具今人用銀余遣二生同往可謂今古咸宜

回首何堪此建旄檻車一輛去南濠只餘八百孤寒淚灑上元戎舊錦袍

十一月初十日接到兵部廷寄奉 上諭奕經著來京候 旨惟時營中各員紛紛請將軍給發咨文或

回軍或回省或回籍咸欲辭去二十三日營中又傳
言有上諭著將軍仍折回浙江辦理報銷事營員
復有喜色而不知傳言之何自來也二更後始於印
務處檢出兵部廷寄蓋凡文書由驛遞到先交印務
處開拆然後呈諸將軍時管理印務之員方整頓歸
裝無心於公事故遲至一日始查出來文至於傳言
之起則由錫山驛吏私行拆開也將軍遂由無錫啟
行而南二十七日忽於蘇州南濠塗次又奉到上
諭以將軍勞師糜餉拏問進京交宗人府圈禁文參
贊交刑部監禁於是營員皆恐禍之及己也悄然星
散惟幕中書生輩相送至鎮江而別

終南翦崇志猶存青阪吟成盡淚痕恰有邊情難下筆
半關公論半私恩

昔賢受人知遇心感恩門所作書文往往詞多迴護
今僕不能稍事隱飾有媿昔賢多矣故於此書屢欲
焚棄乃朋好中有勸其存稿者謂盛朝不嚴文禁今
者功罪既定國法已伸況人言籍籍諱無可諱不
若直存之爲後之用兵者告俾知軍中之利病焉姑
從其言錄之如右若非所見聞概弗敢及也僕始從
軍時有以鍾進士殺鬼圖贈行者故有首句云

咄咄吟卷下

自跋

附述懷絕句五首

道光二十五年春與客共閱邸鈔知四糧臺報銷事始竣客曰是何遲也僕曰是不遲蓋有故焉初將軍幕中日行事件惟以堂簿爲憑凡一日中咨會劄付札子及批發各員申文稟帖皆節錄事由於簿上晚管理印務之員率二供事抱簿呈將軍前閱畢標以某日下判花字然後以將軍印鈐於紙縫以防抽減頁數之弊蓋堂簿若是其鄭重也然而各員請行之事日凡數十件少亦十餘件此就和議未決時言或經將軍面許或竟不置可否或轉飭印務處批發而印務處乃度諸高閣以故載在堂簿者十不及二三其餘散卷雜亂貯之積久多至八箱

其中遺失脫漏并有前後自相矛盾者亦無人檢視也
繼聞將軍有回京之信或謂宜將散卷咨交兵部或謂
宜移交浙撫或謂宜發給四糧臺而各員恐有揭其弊
者力求將軍祇將堂簿移交浙撫以爲報銷之左證而
散卷八箱益成廢紙遂爲將軍舊友金壇生員史鑑攜
去及浙撫劉韻珂之查辦報銷也披閱堂簿見有補書
募鄉勇一事韻珂久與將軍齟齬及得此間遂指爲大
弊蓋進兵之始各員召募南勇皆面稟將軍允行至申
報起撤日期又皆雜置散卷中而爲堂簿所不載及以
堂簿移交浙撫時各員始懇將軍補書簿上而又以堂
簿有騎縫印不能載入二十一年分以致韻珂大加駁

詰謂初進兵之事何以書在二十二年九月間顯有捏報鄉勇之弊欲將承辦各員奏參各員大懼申明有史鑑攜去原卷可查乃遣人取諸鑑家而仍恐其中之多所窒礙也抽換過半僅存二箱呈諸韻珂會韻珂升授浙閩總督去接辦報銷者乃護理浙撫卞士雲士雲曾管理糧臺深悉其中有不可上聞者遂將原卷全行棄置另按軍需則例令各員繕造報銷清冊未幾士雲死新任浙撫管遼羣繼之遼羣仍宗士雲議未幾遼羣又死東撫梁寶常調浙撫寶常於此事固全未有知者專委前任廣西布政使鄭祖琛董其事祖琛乃通盤籌畫將各員所領餉銀所發兵糧所募鄉勇移多就少合

爲一案於是各員中苦樂不均互相觀望祖琛又設法浮報十餘萬兩名爲各員捐輸慫恿寶常奏請議敘并以其半行賄於部中以免斥駁此報銷之大略也然則報銷之人非卽用餉之人一宜遲也名曰報銷而又不
能實報所銷之餉必牽合定例始不遭部駁二宜遲也
既牽合定例矣而不先行賄於部中仍不免斥駁是籌
備部費尤極難處之事三宜遲也有此三端而乃以三
年了之猶得嫌其遲耶旣爲客述其原委卽書咄咄吟
後以補註中所未及云

渴毫狂吸墨池傾灑徧蠻雲總不平蒿目陳濤多少恨
翻教詩史浪傳名

談到奇兵滿紙多居然十萬劍橫磨一從身入青油幕
其奈穰苴古法何

襜帷心燭共明明百感還從事後生寄語羌村諸父老
休言黍地少人耕

礮雲三載結邊愁大纛臨風帶血收重見吳姬村店裏
太平軍士滿鑪頭

底用名山貯石函籌邊策備此中參儻教詩獄烏臺起
臣軾何妨竄海南

咄咄吟二卷署名木居士貝青喬子木撰青喬吳縣人
諸生投効揚威將軍軍營始命入寧波城探夷情繼命
監造火器尋帶領鄉勇赴前敵又幫辦文案入核消局
查造兵勇糧餉清冊將軍被逮又命列敘軍務始末繕
具親供備刑部入奏故於兵事內外曲折獨能言其詳
先是林文忠公燒煙治兵理直氣壯堵禦謹嚴未爲失
策而樞廷穆彰阿與林不合琦善又恐夷船直犯天津
毫無准備至定海失守之後 聖心亦漸轉移革林職
派琦善往許割地償煙價撤守備而名將陣亡關隘盡
失由粵而閩由閩而浙 特簡協辦大學士奕經爲揚
威將軍進兵浙江和戰之岐異調度之乖方威令之不

行督撫之忌刻遂致全局損失軍威大挫亡國之繇基
於此役主之者穆彰阿成之者琦善而將軍輩亦不得
辭其責也開國之初親王將兵實能運籌帷幄衝鋒行
陣數傳而後生長深宮不知世事膏粱紈綺何足與謀
大事哉三復此編淚如泉湧歲在甲寅二月吳興劉承
幹跋